樂全集

二一

時可到道途安否既至對見慰勞殊渥日將旰屢留之
且曰君朕故人朕望於君者厚勿以常禮自疎也俄除
起居舍人史館修撰知諫院懇辭再三帝曰惟朕耳目
心膂不屬君將屬何人趣令受命公自以被遇特達思
竭其心力以致補報之効事有涉嫌說有至難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誠心為質引義忼慨凡所啟聞多見納用
屬有請追尊親廟者事下三省集議公別請對言禮為
人後大一統之義指陳切至涕下被面此議既非帝本

者孫忠直道左右莫爲之容乃畀需代者竟不及得見
卧内憑几訓命遂成虚格忠義之士爲先帝恨之八月
八日靈駕發引公以其旦東望號慕避廳事見僚佐於
便齋退就私寢無疾而終享年六十前三日晨興語家
人曰吾夢先帝名對顧問如平日欲退復留因嘆息感
念及終人皆異之天子震傷累對近臣嗟惻遣中人護
喪以歸賻賜加等特贈尚書禮部侍郎奉先志也公諱
抗字子直宋人祖某贈尚書度支員外郎父某泗州軍

帝用知公資本誠正于朝有言稱其德行豈不爾思召
自南服諫省史觀作朕耳目沃心嘉告造膝危辭罔或
不以挹彼注玆中山扼戎依依屬公行未彌月金縢以
封帝凴玉几仍有訓命謂公正人畀翊儲聖綴衣出庭
奔號見星永懷靡及之死弗瞑宅憂未言孤忠少與于
藩冀門深誠莫吐龍輴發引攀胡奄終先期感兆神明
怳通天子震傷哀形宸筆追謚亞卿恩隆賻恤公之業
藴足與大為獨廹于年莫究發施治民東南守邊西北

亦在內署數勉公起還朝相與稱薦遂以太常博士通判秦州時河陽相王文穆公知州州事多回撓公持法不阿河陽不悅僚佐為公言宜姑為和公曰守正之謂和朝廷置吏豈使苟相順適以為和哉吾知奉公而已內璫乘驛奏邊事承河陽指陰誣中公遂徙延州代還知坊州賜五品服章就遷屯田員外郎蔡文忠公拜御史中丞被命舉御史而以公名上時王河陽作相三奏而三却之文忠懷勅至中書白被旨舉御史某之所知無

易馬某朝廷不用請納此勅執政不得已除公殿中侍御史尋改侍御史公素厲風節及在司察之職危言無顧憚不為擊搏悻悻近名事稱為知大體稍遷兵部員外郎三司户部判官出為江南東路轉運使改工部郎中徙京東廵按郡縣必為官吏言賦役獄市生民之命所以舒慘者也從政者知於是盡心焉可以上副明主求理之意矣復入領三司度支判官擢授兵部郎中賜三品服章知梓州還授知越州改太常少卿公老於政

事練達人情左蜀遠方東吳輕俗因民所便為之保息
條教清約不嚴而治歸闕將請老朝議為於北京置留
司御史臺俾得歸鄉里慶歷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考終
于臺寢享年七十有五公在臺省王沂公呂許公當國
重公方介有守從容謂公直而溫寬而栗所以成德也
君道少為委蛇不亦裕歟公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穡士
固有志違道干譽非鄙志者其自守如此孔子曰巧言
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公可謂恥之又曰不曰堅乎磨

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公之志行有之矣性清簡
少欲菲衣食家居對妻子未嘗易言色狎侮惟好讀書
素多目疾而不能釋卷為子弟講說常至夜分夫人孔
氏魏之名族主客郎中毅之女賢明有法義後公十五
年年七十八以卒二男曰仲孫秦州節度推官早世曰
孝孫湖州觀察推官監泗州倉二女長適張氏次適刑
部郎中集賢校理王繹先公卒嘉祐八年七月某日孝
孫克盡誠志葬公夫人于應天府宋城縣之長樂鄉不

部上騎都尉永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

紫金魚袋嵇公行狀

嵇氏之先出㑹奚斯後徙㑹稽在漢為稽氏後復徙譙嵇山遂為嵇氏後又徙睢陽蓋譙之别也公諱穎字公實父適師事正素戚先生通經術有文擢進士第行敦厚不求合於時仕止廬州録事叅軍贈尚書工部郎中初任荆南石首簿民有父子坐重辟本情輕被府檄專按其獄矜而出免其子父已抵法假人而言簿君仁人

也且生令子後世必昌明年而生公敏悟夙成天資謹
厚早失所怙力學自立未冠舉進士常冠鄉賦修身慎
行動必以禮安貧守道事親至孝鄉人皆貴而愛之王
文正公張文節公相繼居守禮待甚至二公謂其子弟
吾待此君所以教若曹此君可以為人之師表者也睢
陽庠序率先於天下四方之士集焉公以鄉行為諸生
領袖士自遠至必先剌謁公衆一顧許與者猶公卿之
重當是時公名望甚盛今資政殿學士范公富公並講

習在學願與公游天聖五年登第試秘書省校書郎蔡
州團練判官初文正文節雅知公後同執政每相謂言
嵇君方雅之士不苟進吾二人必為成之至是沂公罷
相鎮青社辟公掌鎮海軍書記沂公移大名隨府為天
雄軍節度推官沂公特薦於朝名赴闕改太子中允未
及别除授丁太夫人憂服除又用沂公薦景祐三年召
試禁林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有疑讞請對崇政殿
敷奏稱旨特賜五品服外補通判應天府遷太常丞代

遷同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遷太常博士充開封府推官改三司度支判官移判都磨勘司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公在睢陽典學舉子張堯封從公學文公以其俊整頗爲延譽堯封依公以立所著文業多納公所後堯封女入掖庭爲修媛有盛寵其弟化基嘗造公自陳世舊求父平生素業且請編次爲序以獻蓋中旨也公不答亦不獻久之同修起居注兼判尚書禮部糾察在京刑獄明年召試中書除知制誥賜三品服勾當三班院

俄遷尚書兵部員外郎皇祐二年八月名入翰林充學
士手疏固辭詔答不允先是公以疾久在告命下未拜
詔閤門以誥勅就第賜焉九月十五日捐館享年五十
有五上方齋祠總章舉布濶之禮公不得陪侍盛儀命
也夫訃聞天子憫悼加恩命有司以翰林中謝對賜洎
明堂慶賚悉畀其家別加賻恤錄其二子京秩哀榮之
典咸用優等公性淳至有雅量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
於貧賤姿表秀偉神韻夷粹標致高遠不矜而莊然好

之道有足致焉者爾文節早薨故終始為沂公推引及居朝廷登館閣歷兩禁文章溫厚議論明審行安而節和官修而事舉誠一時之高選也母喪常蔬食誦佛書因洞其宗旨視去榮利如脫屣寢疾再逾月召姻朋諗之曰生滅人之常吾善滕子京葬九華壙中實以土非惟免諸患顧速反其本遺令如九華襄事子京故天章閣待制宗諒也公娶滕氏給事中涉之女事姑以孝聞端淑有賢婦之風繼室王氏兵部員外郎球之女封扶

風縣君三子景章太常寺太祝景華將作監主簿立本秘書省正字某樾出也少學於外氏訃至江外告以葬期念其孤也幼未能紀述其先人行事哭而略著其嘗所親炙之嘉言善行致于紫微趙君叔平侍講王君源叔二君舅氏之執友以請幽堂之銘其在朝廷風迹之可錄而某末之聞者二君必能詳著之矣謹狀

有宋南海大士趙君塔銘并序

昔祖師達摩大士自南天竺國授般若多羅記當往震

旦而作佛事始以如來所囑付大迦葉正法眼藏逾海越漠以至中華為法求人而得大祖鑑智展轉傳付四傳而寖章五傳而其道大光至于六祖興于南方化緣益廣遍周沙界祖生新州終于曹溪轉妙法輪四十餘載故於嶺外所被尤深閭閻有異人世出者但密行多晦微言不顯非流俗情識所能窺測以是莫可得而知爾海陽趙君蓋其人也君諱棠其先曹州濟陰仕族曾祖季良五代初歷官顯要後唐莊宗伐蜀王衍歸命明宗

深矣大意若云兜率天宫之道侣也劉立親于君赤溪何謂也君曰内院山名爾凡此皆非常情所可測者而事有不可誣也已君性剛厲少年事佚遊母憂形于色君自悔責斷左手之小指以謝母遂杜門不出以至成學業與循州舉子鄒起同下第起貧且病不能歸君傾槖雇傭舁起就路或自負而行竟致起歸其家福州進士翁彦升薄遊嶺表逼秋賦不能歸君與梧守善援彦升得從梧州薦鬻家資其行彦升登第後終郎官因是

上都故左街僧録知教門公事宣教大師塔銘

并序

仁宗皇帝在宥天下慈育含生萬幾之餘回向正覺時則上都左街僧録宣教大師智林道行素修恩眷最厚咨訪梵學酬答句偈師於本教陀羅尼門受持精制國有祈禱感通多應故尤見欽禮僕早探内典嘗與師遊間問師諸陀羅尼佛秘密藏華竺異音類不翻譯其旨云何師為僕發明隱奥科指條暢楞伽所謂義句形身

祀者十五人熙寧四年四月十二日起居如平常作
而曰吾報盡今日耶暮而歸寂報齡七十一僧臈
五十三即以是年五月某日塟于開封縣褒親鄉
東原為窣堵而不龕從本俗也上首寶印大師惠聰
等以僕與師有道縁者奉師平生所持陀羅尼梵夾
來告葬期願銘塔石為之銘曰釋尊出世像教示權
一心之微教外別傳百千法門派分枝出曰陀羅尼
法中秘密善慈之意威怒之容至于空智乃會于宗

不動明王焰鬘清淨惟師總持獲是尊勝金剛寶印如令之行祇承四朝善利羣生幻有起滅本無去住累甓東原表兹空聚

宋故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行右諫議大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上護軍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賜紫金魚袋贈工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子正宋人少而敏于學未冠登進士第俊聲

徙通判涇州除太常博士易鄜州夏人請置榷場通關市命公會羌豪於延州以定榷法改尚書屯田員外郎濮州有劇賊執通判井淵以縱掠公上言宜如漢喬元不以劫質開姦路急捕擊之朝議從其言賊遂沮壞時河北寇盜充斥公以選知博州賜五品服至郡飭屬城嚴比伍之令求閭里宿猾嘗為盜囊槖者得數人容名約束貸其宿負以補吏使察諸偷區處每發輒知其主名吏兵掩取無所逋匿歲中獲數百千輩境內肅清博

平聊城田租多隱没積為敝公為均之條教明審民無擾而稅大增三司上其法請推行天下後諸路稍施行公為人彊力天性明於吏事故獨能行之他吏苟以應命徒為紛更之敝材譽寖聞凡中外煩重之職推擇必首及之擢開封府推官接伴契丹國信使皇祐中以陳許鄭滑曹并京畿為輔郡以公提點京畿刑獄面賜三品服建議開封祥符兩赤縣倣唐制縣置尉二員一主刑禁一出警捕至今為便改度支員外郎先是河決澶

淵久不塞橫流匯漫被害數千里李仲昌請修六塔河入之海命公同領其役值大雨水河不可塞坐是再謫免久之起知信州改南安軍與南雄接境嶺路巇阻公為嶢而甓之為永世利有旨俾兩路當修完無得頹圮先是江西廣東福建路鹽法廢亂姦宄不禁至被鎧仗擁旗鼓千百為羣乘勢剽刼吏不能擒制公奏請嚴勅所屬共除民患中書難其才謂莫如公者就除江西提點刑獄賊盜鹽事專以委之復度支員外郎公計盜本

以利合徒重購捕斬非消弭之術當設方略散離之是為長策乃下令民有器甲者與期限俾首納原其罪得六萬餘擇其精利給諸廵捕吏兵賊氣已奪羣盜以賈魚為名公令賈魚者齎鹽不及二十斤衆不至五人不持兵皆為良吏勿問人情便安大黨遂解舊制自海陵諸場運鹽積之白沙自白沙運之江南荆湖率濫惡不可食公為具舟令州郡各本場受之鹽善而數足界其羸舟以給風波之備自此南國之人始識真鹽在職二

故以委之揣柔遠城惡而當要害以屬重將張玉配以精兵守之一日公與賔僚弈烽起民囂公令無囂寇在吾彀中矣諒祚自將騎二萬諸豪部衆過倍結三寨傅城三面傍城有水可涉公令布鐵蒺沙中羌騎渡水多蹶大驚以謂有神諒祚不堪其忿督帳下決戰公先選彊弩八百隱壕外矢徹重札諒祚中伏弩引却俾張玉募勇敢士夜薄羌營羌殺傷多遂潰初寇騎猥衆而我師不及三千吏士惴恐公料敵制勝覆之有餘力羌自

垂三十年將吏弛惰戎事寖廢公至按尺籍閱得諸游冗之兵僅三千人悉就訓勵朝廷聞之詔札奬諭推行諸路以為法所統四州義勇萬五千人舊止用戍守而不習戰公分隸諸將結為隊伍定廩給之式立遷補之令皆如軍制時送使迭休人忘其勞後遂與禁旅相參戰守屬土兵闕被旨招益三千人公奏義勇可備征防往覆問以措置之宜公條上舊戍之法具省費之利上嘉納其册復布告諸路以為法舊募伉健士以為遊騎

選鋒名勇敢資養優贍未嘗料簡豪右子弟市井之人竄名冒役幸從軍作姦利干功賞公始程其材藝為之陞黜空食者斥之又於熟戶蒐擇壯銳籍為蕃勇敢得千五百人騎自當分邏境上戍兵得休月一易者季一易公曰務農積穀保邊安民之長慮也美地薦草武備孰先焉隴氏沃饒蕃漢雜耕舊皆山林本自縣官闢之因檢括得田五千頃名人耕穫儲為凶災之備邊戶冒禁私置蕃部田法應沒入得田八千頃募弓箭手三千

逆擊之賊驚亂乃奔散公曰羌無他釁忽生變入吾圍
雖北不可縱也遣四將分路入討破蕩勒緩等七族首
惡殲焉首降者釋不誅羣羌震恐相率遠徙天都山之
北上聞遣近璫錫命特遷右諫議大夫留再任熙寧三
年慶帥失律致寇而不能禦羌騎攻圍華池大順荔原
勢甚張公謂張玉慶州幾危吾豈得坐觀亟命玉以萬
兵赴之羌素畏公威名聞涇原兵且至已懾兵既至遂
解圍而遁勅書稱美別賜手詔云微卿忠義許國即諸

將應援必至覆溺俄命韓丞相為陝西宣撫別旨羗事俾與公共計議四年慶州軍亂關陝騷然公命王倍道奔命至邠遇賊掩殺殆盡上聞俾近侍賚尺一慰勞且云慶州軍叛非涇原之救內郡無以安帖就遷龍圖閣直學士廣銳徙營軍士憚還構亂城中惶擾公以一軍校諭之衆不敢動推其倡率十九人即日斬于毬場營竟徙每軍變倉卒鎮靜晏然人皆壯其氣而服其量公喜用土兵故多募弓箭手後因恢復熙河故地詔發精

銳往助攻討涇原之兵戰尤力諸路將率莫不服公訓
練之精在邊專以田牧為急意在厚生敦本釃引涇水
溉田民享其利以羌人綏附罷省諸城堡不足禦敵者
但存守望而已土兵營同華更上下戍邊請三分畨代
益減東兵以實儲峙邊郡霜早民艱食轉徙公賑廩全
濟者三百餘萬人畨部饑質田于漢戶過期不償輒被
沒公貸官錢贖還歲取什一之息償足而止後遂著為
邊法治兵械便巧造鐮槍絕河巨絙常戰牧龍以鐮槍

名二府問之公請行上曰是不足為卿勞河朔有事乃當行爾建言陝西土兵父子兄弟在軍由行伍補將校姻黨株連狃於姑息河北保塞之亂可懲也請因郊恩比京畿還轉其軍校不惟消弭後患抑材勇之人有以自奮于後推及諸路著為軍制遼人來疆代北之田頗撓封略公請追集北邊戍兵置三十六將給以虎符專事訓練逾年藝倍常格悉為趫勁京城門鑰舊禁不嚴請置銅符以謹啟閉善於敷奏開說詳明入告謀猷多

蒙納用沃心造膝則莫得而紀也任職三年夙夜不懈七年冬奏事御前忽眩而仆內侍掖就西廂上親臨賜藥自殿中肩輿歸西府中人監太醫診療晨夕奏起居狀存問相屬逾月少間懇祈罷退恩旨固留章七八上方除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上使近臣宣旨慰諭厚自持有瘳復位末弱遂不良行元豐二年五月一日薨享年六十有六神志不亂方與家人語奄然而終訃聞天子惻怛為輟視朝贈工部尚書三代闕閱著

方面治軍旅追惟寶元慶歷間元昊陸梁遼人僥倖之事每慨然長歎以為上憑天子神武之威下乘戎狄衰敝之勢湟[illegible]以西可繕亭梁長城以南可徹烽候顧齪齪近習未嘗精慮爾世有深識者亦謂其言之非徒然也居家理兄友弟愛鄉閭稱其睦賙恤宗屬善教子弟故諸子多才文集二十卷平生之素業存焉七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從先塋銘曰惟皇作極文武是憲文經邦國武定暴亂道遠乎哉厥有典常在人賢者識其大

再糺察刑獄判刑部三為審刑大理慶歷嘉祐編勅至于州縣諸路條貫皆公删定詳處格令明恕詳平天下遵行莫不稱允其修編勅以罪之犯勅者重犯令者輕故請移勅文著入于令條目甚衆嘗講告捕法凡罪有可告有可捕苟皆許捕則姦民得以措患於人因為省去許捕之文百餘事一路功成例進勲爵上獨賜三品服謂輔臣曰是其有母八十歲而事之以孝聞可使慰其母心治郡有大體使官吏安名分謹事守而巳有所

王庠二孫男曰秉守將作監主簿曰乘試將作監主簿即以某月某日葬公于宛丘縣友于鄉從先塋所著解經義及詩集共三十卷藏于家予在朝與公嘗同僚游有舊及再守陳公嘗見謂曰他日願丐一銘九泉可作無恨矣至是其孫以狀來追懷緒言悲不能忘爲序其行事而銘之曰允文仁宗崇儒尚德公資逢時發身典籍敷經帷幄睿思日益以重于朝稽古之力仁宗慈聖

愛之心本乎仁術刺郡典州事舉其中寛以得衆敏以有功誠而可信簡而易從休然餘裕挹之彌沖公性至孝而行篤厚處簡通恕莫奪所守素履終吉既介眉壽報則未充以貽厥後

樂全集卷四十